



東西禮儀的
相遇系列17

比利時的辛德勒：布魯諾神父

■文·圖片提供／徐明慧



▲雪維凍泥爾修道院東方禮聖堂前方的墓園。(徐明慧攝)
▶墓園中葬有拉丁禮及東方禮的會士。(取自修道院官網)



▲布魯諾神父之墓。(徐明慧攝)



▲比利時的辛德勒——布魯諾神父。
(取自修院販賣之《反抗：國際義人布魯諾神父》一書)

位於雪維凍泥爾 (Chevetogne) 修道院東方禮聖堂正前方，是一片整齊劃一的墓地；這裡葬有院祖坡度恩神父 (Dom Lambert Beauduin, 1873-1960)，及其他拉丁禮及東方禮的會士們。我駐足於會士布魯諾·雷恩德斯神父 (P. Bruno Reynders, 1903-1981) 的墓前，對他墓上所置的石頭充滿疑惑？通常只有猶太人的傳統才會在墓上留下一塊石頭，以示敬意。難不成他是猶太籍的神父？一問之下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比利時辛德勒，他曾在1942至1944年間，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390位猶太孩童的生命。

「正義的人像棕櫚茂盛，似黎巴嫩的香柏高聳。他們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，在我們天主的庭院裡繁榮。」(詠92:13-14)

這可說是布魯諾神父這一生的最佳寫照。布魯諾神父本名亨利·雷恩德斯 (Henry Reynders)，1903年10月24日生於比利時的伊克塞爾 (Ixelles)，17歲便已決心進入魯汶 (Louvain) 的凱撒山 (Mont-César) 本篤會修道，於1928年晉鐸，會名布魯諾神父。長上見他聰明又對信仰熱忱，派他至羅馬進修，在他取得博士學位後，教授信理神學。這段期間他對院祖坡度恩創立阿邁 (Amay-sur-Meuse) 修院 (雪維凍泥爾修道院前身)，以禮儀活出教會內合一的理想充滿熱情，因而在阿邁修院待了好長一段時間；不過，這樣的先進理想，對於1932年的教會來說，可是不怎麼被看好的 (參見系列1、2)。

1938年7月，布魯諾神父經由法蘭克福過境時，親見迫害猶太人的場面：「我走在一條熱鬧的街上，眼見到處寫著『猶達斯』、『猶太人滾出去』，或『猶太人在這不受歡迎』等侮辱性字眼。更讓我看不下去的，是迎面走來一

位留著鬍子、穿著長袍、帶著黑帽、留著辮子的老人，一看就是個典型的猶太人。老人彎著腰，連頭都不敢抬，雙手掩住眼鼻，路過的人像是看見了瘟疫般地向他又喊又叫。納粹所行的區隔、藐視，與他們的自滿、殘酷和愚蠢，實在令人難以忍受！直到如今，只要一想到就令我作嘔。」

1942年開始在比利時出現了黃色達味星 (每個猶太人都必須配戴以示其猶太人身分)。當時布魯諾神父請示長上，讓他至霍德波蒙特 (Hodbomont) 的一間盲人收容所服務，他漸漸發現，原來這間盲人收容所實際上是個猶太人的藏匿中心。布魯諾神父因而開始與負責這個中心的地下組織緊密合作，但中心很快被蓋世太保發現了，並將大多數的猶太父母都帶走，據布魯諾神父說，這些孩子的父母再也沒有回來了。

不過，納粹並未將孩子們也送走，於是，他們趕緊四處張羅能藏匿這些猶太小孩的地方，除了凱撒山修院的本篤弟兄們，他也請求教會上級的協助，或是一些教友家庭，甚至把自己的侄子都叫來幫忙。某日，布魯諾神父來到一位教授家中，向他解釋情況，這位教授的沉默讓布魯諾神父著急得不得了。隔了許久，教授終於開口：「神父，您來找我，是因為您知道我是基督徒：您交給我基督徒該當的作業，也知道我會回應您基督徒該有的答覆！您什麼時候要帶這些孩子來我這呢？」布魯諾神父通常都會親自陪伴這些孩子們轉移新陣地，或是親送他們至新的收容家庭，他還時常去探望這些孩子們。

蓋世太保於1944年突襲凱撒山的本篤修院，幸好當時布魯諾神父不在，也因此神父不得不偽裝成不同的平民身分走避風頭。終於，布魯塞爾於1944年的9月3日解放，眼看離真正自由的日子不遠了，但大部分的猶太孩子都失去了



▲左圖為戰時布魯諾神父與他拯救的猶太孩子們，右圖為1964年的重聚。(取自《反抗：國際義人布魯諾神父》一書)

他們的父母，許多孩子仍繼續留在收容的家中直到成年，但收容他們的大多是天主教家庭，自然希望他們能夠領洗，成為天主教大家庭的一份子。布魯諾神父從未要求他們這麼做，他尊重每個孩子的意願，正如他是如此地認同雪維凍泥爾修院的創院理念與謹遵的「不傳教」原則 (參見系列1) 一樣。

戰後，布魯諾神父曾被派至不同的地方服務，其中將近1年的時間滿心歡喜地待在雪維凍泥爾修院，後被指派去別的地方擔任本堂，接著被指派至羅馬的聖亞大納削 (San Atanasio) 東方禮聖堂旗下的希臘學院 (Collegio Greco) 擔任神師。1968年，他終於如願以償地從魯汶的凱撒山本篤會院遷至雪維凍泥爾修道院，卻因外派服務，再也沒機會回到修院，然雪維凍泥爾修院在他心中永遠佔有一席之地。

1971至1975年，他被指派至奧蒂尼天主堂 (Ottignies) 擔任副本堂，卻因得了帕金森症住進養護中心，並於1981年的10月28日逝世，葬於他心繫的雪維凍泥爾修院墓園中。

布魯諾神父因拯救猶太人於1964年獲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的最高榮譽，並種植了一棵以他為名的橄欖樹。每當有人問起，謙遜的布魯諾神父總帶著風趣的口吻說：「啊！我這一生至少還種了一棵樹。」布魯諾神父的芳表值得我們踏尋，也為雪維凍泥爾修道院添了一抹正義的清香。



▲1964年布魯諾神父 (中) 獲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最高榮譽，種下象徵和平的橄欖樹。(取自《反抗：國際義人布魯諾神父》一書)